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雍也篇」第二十章。

【子曰。中人以上。可以語上也。中人以下。不可以語上也。
】

「我們人分九品，上上者是聖人，這是生而知之者。」一生下來他什麼都知道了，那是上上，這是聖人。「這依世間法說不通，學佛便能知道，因為前生斷惑，乘願再來不迷了，今世接著再修行。」生而知之，在一般世間法來講也沒辦法講，學了佛就知道那個是他過去生修的，已經修得很好，斷惑了，是乘願再來，不迷惑了，這一生接著再修行。因為佛法講三世，世間法只有講現前這一生一世，所以遇到這樣的事情就無法去解釋，學了佛就知道了，這是過去生修的。

「人一下生就不平等，分上、中、下等九品人。下下，其愚不可及也，一竅不通，但是物極必反，盛極必衰，所以孔子說：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。研究《易經》，《易經》要學到一知半解大不容易，而一知半解的人更不信。佛家說三世，過去、未來人願意信，現前看得見的，反而不信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給我們說明，我們人一生下來就不平等，有上、中、下九品。下愚與上智不移，這個當中的那就不容易了，我們一般講半吊子，一知半解那就不信。這個是舉出《易經》，《易經》懂得一知半解就很不容易了，但是一知半解的人他就更不信。佛家講三世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過去、未來有人願意相信，眼前看得見的反而他就不信了。所以這個當中人分九品，這個九品也是一個大類，每一品當中還有很多差別。

『子曰：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。』孔子講，中等人以上的可以跟他講上層的道理、向上的道理。「就求學、求道而言，其餘不必說，子貢說：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，中上之人才懂。」中上根器的人才聽得懂夫子講的性與天道。「見中等人要說中等法，若說上等法，中等人也不一定懂。」所以這個要適合他的程度，你講太高的法他聽不懂，你對中等人講上等法他不一定聽得懂。這個在佛法講就是要觀機，要觀察這個對象他的程度，他是上等還是中等。「初學佛的人一聽似明而不白，這是中等人。」剛剛學佛的人一聽好像明白了，實際上也是不明白，似明不白，似懂非懂，這是中等人。「此時為他講佛法，必須講淺。」這就不能給他講太深的佛法，要講淺一點的。「但是諸法平等，什麼法為淺？」法是平等的，沒有什麼深淺。但是，「人分九品，道也分九品，一種道就深淺不一，例如一碗茶中都不平等，上與下也不一樣。」這舉出茶，一碗茶當中不平等，也很多種，上等、下等也就不一樣了，茶也有分等級的。「若碗裡所盛的為蜜，中邊皆甜。」如果碗裡面裝的是蜜糖，中間、旁邊都是甜的。「例如淨土宗，吾最怕講，為老太婆講念佛往生佛來接引，她懂得信與行就可以了。」他只要相信，願意念佛，深信不疑，老實念佛，這樣就可以了。「但是佛為什麼要來接？佛如何來？」佛怎麼來？「什麼時候來接？若依《十六觀經》，便不能為這等人講了」，給這些老太婆講，你就不能以《十六觀經》這個道理來講，講了她也聽不懂，「中人以上才可以語上」。中上等的根器才可以跟他講上等的佛法。

「吾看病，初上來時用輕藥，將要好時才用重藥，因為吾一上來看準，所以用輕藥，所以好壞都無傷，將要好時用重藥，可以放膽用藥了。」這是雪廬老人他是中醫，也曾經在台中中國醫藥學院當過教授，早年在大陸他就有中醫牌照，剛到台灣台中也有幫人

看病。雪廬老人他看病，剛剛開始的時候不敢用重藥，用輕藥，快要好的時候才用重藥。因為一開始看病還看不準，所以不敢用重的藥，用輕的藥。輕的藥就是先試探病情的反應，輕藥用得對不對，好壞都沒有什麼傷害。等到病接近好了，這個時候再用重藥，這個時候就可以知道用什麼藥了，可以用重一些、重一點的藥，可以放膽用藥了。這是雪廬老人他看病的一個方法，看病用藥的方法。

『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』這是中人以下你不能跟他講上等的法，你跟他講，聽不懂。這個就是佛門裡面有句話講，契理不契機。你講的這個理沒有錯，但是那個對象他程度不到，他聽不懂。契理不契機，就是閒言語，就是等於說沒有意義的話。所以說法必須契理契機。「若為初學者講真如本性，你自己還不懂，如何能為他說？你會空才會講有。」這個也是真話，自己都還搞不懂，怎麼可能為別人說？為別人說，必須自己先搞懂，才能給別人講，所以你會空才會講有。「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，八地以後的菩薩才知道五蘊皆空，這五蘊皆空的境界，任你再怎麼善巧講，他也未必能如此認識。這種境界，只空不行，必須再說妙有。說者以為善巧方便，但是聽者的心理不一樣，所以說佛法最好講人容易懂的。因為中人以下，不可語上。」中等人以下，你就不可以給他講那個上等的佛法。所以佛講經說法他也分五個階段，華嚴、法華講那個一乘法，凡夫、二乘、權教菩薩聽不懂，明心見性的菩薩才懂。所以佛就從《阿含》，人天小乘開始講，再提升到大乘，最後講《妙法蓮華經》，開權顯實，再導歸一乘法。這個也是我們必須學習的。所以要跟人家講佛法要看看對象他什麼程度，如果是中等以下的，你不可以跟他講太高的。

「周濂溪、邵康節開啟宋儒的端倪，講性與天道，到後來的李二曲《反身錄》反對作文章，全都是講內功修德。周濂溪全講內功

，宋儒講靜坐，要空心，一念不起，所以他講的微言大義有講得不錯的地方。但是周氏所開啟的理學，並沒有罵佛，二程開啟罵佛的端倪。程子說：佛講得更有理，更不可信。這個話怎能說得通？這是二程的說法。」

「儒家講懲忿窒欲，忿與欲就是貪瞋痴，無欲則剛，宋儒有修養的內功，漢儒的短處就在內功講得少。漢儒還有些人羈雜黃老之學，但是談不上修心，只重訓詁而已。」這是漢儒，漢朝的大儒，學儒的人，有些人他也羈雜黃老，道家的學術，但是談不上修心，他重視訓詁。「宋儒把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格外提出來，證明儒家也有內功，卻妄作聰明。宋儒說性與天道，那是說什麼人的性與天道？宋儒講誠，講毋不欺，這樣算誠嗎？」雪廬老人這一段話主要是提出，宋儒學了佛又不認同佛法，儒家講誠，這樣算誠嗎？所以這個本身也違背儒家講的誠。所以真正做到誠，肯定跟佛法、跟一切法都是相通的。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